

## 由一双鞋垫想到的

赵芸 摄



□贾海

清晨出门,风已带着淡淡的寒意。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皮鞋,忽然想起该加双鞋垫了。打开衣柜最底层的抽屉,里面整齐叠放着几双备用的鞋垫,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双黄色带绒的。它被压在最下面,取出时还带着些许褶皱,边缘已经有些卷翘,洗过多次的布料变得柔软,甚至有些地方的绒毛已经松散,露出里面的衬布,连整个鞋底都无法完全覆盖。可即便如此,我还是舍不得丢弃。这双普通的鞋垫,承载着一段记忆,更藏着一份能照见人心的诚实。

这双鞋垫是去年冬天买的。恰逢小镇逢场的日子,空气中弥漫着小场镇特有的烟火气,温暖而亲切。就在这喧闹中,一名年约三十岁的女子推着一辆推车,在拥挤的人群中缓慢穿行。推车不大,上面铺着一块干净的蓝布,整齐地摆放着一扎一扎的鞋垫,红的、黄的、绿的,颜色齐全。那些鞋垫都是带绒的,摸上去柔软厚实,看着就让人觉得暖和。

与其他小贩高声吆喝不同,这名女子只是静静地推着车,目光平和地望着身旁经过的人,白皙俊俏的脸上没有急切的表情,只有一种平静的期待。当我的目光在她的小推车上多停留了几秒钟时,她似乎察觉到了,仰起头望着我,轻声问道:大哥,买鞋垫吗?我本来只是闲逛,并没有购买的打算,可她的声音温和,态度诚恳,我不忍拂意,便随口问道:多少钱一双?五元呢,大哥。

五元一双,不贵,我习惯性地讨价还价,她却坦诚回应四元是最低价。当我问及水洗是否会坏,她并没有像其他商贩那样夸夸其谈,反倒如实相告,她刚进的货,也没试过,不确定是否耐洗,只说材料泡水可能变软褶皱,让我斟酌购买。没有夸大其词,没有隐瞒可能存在的问题,反而主动提醒我潜在的风险,直白得让人有些难以置信。

我不由得再次打量她,她也没有回避我的目光,依旧静静地望着我,脸上带着期待。那期待是纯粹的、澄澈的,没有任何的功利与心机,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,能映照出人心底的杂质。这份不加修饰的实在,瞬间打动了我。我分明不需要鞋垫,却执意选了两双。付钱时,我坚持按原价五元一双结算,不想让她吃亏。她眼里掠过一丝吃惊,连声道谢,轻声对我说:那不好意思了,谢谢你了,大哥!

如今,这双鞋垫果然如她所说,水洗后绒毛松散,边缘也破了几个小洞,质量算不上好。可我每次拿起它,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暖

意。它虽然不耐用,却用最真实的样子,印证了人性中最珍贵的品质,那就是不夸大、不隐瞒。有时候,一句实话比十句夸赞更能打动人,一份坦诚比百次让利更能赢得信任。这双鞋垫的价值,早已超越了它本身的价格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这双鞋垫被我反复使用、清洗,变得愈发破旧,可我始终舍不得丢弃。每当拿起它,那名女子澄澈的眼神和干净的笑容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,也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曾经遭遇过的欺骗。

几年前的一个清晨,我去镇上的禽蛋市场,打算买点土鸡蛋。市场里有很多贩卖鸡鸭鹅及禽蛋的村民和小贩,都说自己的蛋是土鸡蛋,有的还拿出所谓的“证据”证明,可我却始终心存疑虑,不敢相信他们的话,直到遇到那对姐弟。

姐姐提着一网兜鸡蛋,说是奶奶养的土鸡蛋,只剩二十个了,弟弟神情怯怯,八九岁的模样。他们脸上的稚气与单纯,让人心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感慨。其实,我是认识这姐弟俩的,他们就在我任教的学校读书。我想他们也应该知道我是学校的老师吧,所以对他们的信任又增加了几分,毫不犹豫以高于市价的价格买下网兜里的鸡蛋,兴冲冲地提回了家。看看时间还早,决定再去市场逛逛,想再买些土鸡蛋。

市场上依旧嘈杂。在人群中,我又突然看到了那姐弟俩。姐姐的手里又提着一网兜鸡蛋,在向行人兜售奶奶养的土鸡蛋。弟弟还是怯怯地跟在姐姐身后,一言不发。我怔住了,错愕万分,瞬间又什么都明白了,只是停止了脚步。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走近姐弟俩,让彼此尴尬。

我快速离开,心里痛得发紧。不是心疼那多花的十几元钱,而是心疼那份被利用的信任。当孩子学会用谎言换利益,当信任被别人利用,人心之间的那道温暖的墙,就会多出一道很难愈合的裂缝。

由这双鞋垫,由这对姐弟,一段尘封的儿时记忆也突然冒了出来,带着委屈与恐惧,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彼时,我还是个孩子,父亲在镇上的农机站上班。记得也是一个当场天,父亲将一个磨损的发动机的气门阀拿到镇铁业社加工成一个锥子,让我拿回家。在拥挤的人潮中,我被人推倒在地,锥子不慎掉进了一名中年汉子的背篋里。我伸手去捡,却被他粗暴按住,厉声斥责我偷东西,还用力打了我手,恶狠狠地说锥子是他的。我吓得不敢申辩,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夺走了锥子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我从没给父亲讲过那把锥子去了哪里。但我知道,它不是丢了,是被恶抢走了。那是一种最直白的恶,不掩饰、不伪装,用蛮横与自私,碾碎了一个孩子对陌生人的善意。

很多年以后,我还能清晰回忆起那名中年汉子狰狞的面目,不是记恨,而是遗憾。他或许不知道,自己贪婪的一个举动,抢走的不只是一个锥子,而是在一个孩子心里埋下了不敢轻易信任别人的种子。如今,我不知他是否还活着,也不知他是否还做过其他吞噬善良和诚实的恶事。如果他还活着,希望他活在善良和诚实里。那姐弟俩也应该成年了吧,或许正在大学校园里漫步,或许已步入社会打拼自己的人生。我情愿相信,无论他们在哪里,都曾为自己小时候谎称奶奶养的土鸡蛋骗人而惭愧过,如今正走着善良和诚实的道路。那名卖鞋垫的女子,是否还在卖鞋垫?或许她已转行做了其他营生,无论从事什么行业,我都期望她能那份坦诚坚持下去。

因为,守住这份简单的诚信,保持这份纯粹的善良,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,更是对自己心灵的守护。毕竟,只有活在真诚里,人心才会真正温暖、安稳。

## 雨中的智慧

□胡利平

记得那是读初二的暑假,我在老家度夏。老家紧挨着农村,每天清晨都能听见生产队羊群出圈的铃铛声。羊倌姓罗,我总喊他罗叔。他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,古铜色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,可最让我好奇的是,他每天出门必带的那个透明塑料袋。

夏天的雨来得急。有天早晨又飘起了雨丝,我趴在窗口看见罗叔照常赶着羊群上山,那个塑料袋在他手里晃悠着。实在按捺不住,我冒雨追出去问他:罗叔,这塑料袋真能当雨衣?他神秘地笑笑,雨水顺着草帽檐往下滴:等下雨大了,你就明白了。

后来下了场暴雨,我躲在屋里听到雷声轰鸣,想起山上的罗叔,心里揪得紧。雨停后,却见他赶着羊群慢悠悠地回来了,身上的衣服竟是干爽的。这个谜团在我的心里转了好几天。

终于,有一天傍晚,我们坐在打谷场的石碾上乘凉,我又提起这件事。罗叔咧嘴笑了,露出被叶子烟熏黄的牙齿:傻娃儿,裹不住身子,还包不住衣裳吗?他边说边比画,下雨了,我就找个岩窝窝,把衣裳全脱下来塞进塑料袋。光着身子淋雨,难受是难受,可想想雨后能穿上干衣裳,咬咬牙就挺过去了。

我愣在那里,想象这个粗壮的汉子在暴雨中赤条条站立的样子,雨水像鞭子抽打在他黝黑的脊梁上。可他说话时的神情,倒像是在说件再自然不过的事。

这话让我忽然开了窍,是啊!我们改变不了老天的脾气,那时也买不起雨衣。可人总能有自己的法子,就像罗叔,他把遮雨变成了护衣。这看似简单的转变里,藏着一种朴素的智慧。当无法改变外界时,转向自己寻找出路。

后来,我观察罗叔发现,他的智慧无处不在。羊群乱跑时,他不着急,专找头羊下手;在陡坡上从不与羊角力,而是绕着圈赶。我问他哪来这些法子?他搓着粗糙的手掌说:跟羊处久了,你就知道硬来不行。得顺着它们的性子,又想出自己的道道。

这些年,我走过不少地方,见过各种各样的智慧。有精妙的,有深奥的,可总也忘不了那个在暴雨中赤身站立的羊倌。他让我明白,最本真的智慧往往来自生活的教诲。就像山间的野草,不张扬,却总能找到生长的缝隙。

如今,有些人遇到难题,总想着改变外界。如空调要更凉,雨具要更好。可像罗叔那样的庄稼人,早就学会了与天地和解。不是屈服,而是寻找另一种站立的方式。这或许就是劳动教给他们的哲学。在限制中创造自由,在暴雨中守护那方寸的干爽。

每当我被生活的暴雨困住,总会想起那个夏日午后。罗叔眯着眼望天上的云,慢悠悠地说:人哪,不能等着天晴。得自己想办法,给心里留块干爽的地方。这话比许多大道理都来得真切。